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晉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杜]妘姓國 而封宋向戌焉。滅國以封人師出無名而士匄亦為此謀范武文之德衰矣[林]向戌宋大夫以宋嘗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攻人者不可不知然罃止知此說耳若能以無名之師折二子而示德義于諸侯則善矣管仲相桓公決無此舉動孔子所以賢之也 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杜]秦堇父孟獻子家

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師門焉[杜]見門開故攻之縣懸門發。[林]蓋城門之捍發之以通上下此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聊側留反人紇恨發反抉之。以出門者。[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虒斯彌[杜]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林]蓋以大車輪蒙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力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林]自當一隊[杜]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杜]詩邶風也主人縣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林]登城及女墻則絕斷其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杜]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乃退。帶其斷以狥於軍三日。[杜]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

偪陽。[杜]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杜]向夏恐有久雨請班師。知伯罃怒、投之以機。[杜]本作几出於其間。[杜]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杜]伐偪陽封向戌而後告余。余恐亂命。[杜]既成改之為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深文以激之[林]謂變易其罪於我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杜]謂偃匄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杜]女不任受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杜]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杜]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杜]月八日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以與向戌。向戌辭。向戌此辭甚通何不能推之東門之役而顧請賞耶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二字句宋魯於是觀禮。[杜]宋王者後魯以周公皆以天子禮樂故可觀〇禧按反以此為觀禮異哉世之以僭偏鳴得意者率是見也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林]言魯得以禘樂待賓客則宋得以桑林享晉君舞。師[林]樂師題[杜]識也以旌夏。[杜]大旌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林]更衣之舍[杜]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

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杜】晉地疾。【杜】晉侯疾也卜，桑林見。【杜】祟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杜】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見【杜】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杜】疾差也以偪陽子【杜】爵也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杜】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無故滅人國而以為禮乎小國却當此一禮字不祀獻公修虞祀歸職貢于王此奉妘祀使周內史選族嗣皆是一樣舉動此春秋時每多此一班假道學而左氏每用如此糊塗贊嘆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杜】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杜】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〇禧按此等收結史記韓文多祖之〇魏世儀曰亦與前鄒人紇事相應

魏禧曰昔士會不知殽蒸悔而歸學禮士匄乃以柔林爲可乎鄢陵之戰士燮不欲勝而加憂而匄乃無故請伐偪陽匄殊愧父祖矣○此篇敘次錯落可喜最可法

魏世儼曰悼公生十四年而得晉國政令皆由已出雖欒書中行偃之專偪未敢肆行一事及偪陽之役荀偃士匄無故滅國以封人宋以天子之樂享公荀瑩辭乃聽二子而卒受享豈三駕之功志驕意滿其不如後唐莊宗者幾希矣逸豫之戒所以警賢明之

君可不慎哉

子產攻盜于北宮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杜〕禦牛首師也黜減損 尉止獲。又與之爭。〔杜〕獲囚俘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杜〕言女車猶多過制 遂弗使獻。〔杜〕不使獻所獲 初。〔杜〕此初字可刪 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杜〕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 於是子駟當國。〔杜〕攝君事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杜〕公宮 殺子駟。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杜〕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子西〔杜〕公孫夏子駟子

聞盜不儆而出。〔林〕未儆戒守備而出 尸而追盜。〔杜〕先臨尸而追盜

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杜〕子國子 聞盜。為門者。〔杜〕置守 庀羣司。〔杜〕具眾官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杜〕尉止子 司齊〔杜〕司臣子 奔宋。

魏禧曰子產能人子子西亦至性人二子得失人擇所

自處耳然成列後出將以得盜也庀羣司閉府庫愼

不以泰乎

魏世傚曰伍奢之被讒也平王召其子尚員尚歸死

員逃而思報世多尚之死孝而不謂員爲不義子產

之勢在必得盜伍員之義也然其情似爲已泰不知

子產聞盜之時固已有攻而盡殺之畧矣夫不如是

則不足以得盜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

之朝崔杼怒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及其反也則無

歸矣且盜殺三卿而刼君子產不成列必不可以得

盜不能少忍須臾以敗報仇之大計子產不爲也子西之即尸而追盜情同夫伍尚矣亦孝子之至性也然于報仇追盜之大計不已踈乎使非子產之帥甲攻盜而盡殺之則子西之仇不得復其家之不至如崔杼者亦幾希矣聖人爲人子之喪爲之制哭泣之節哀毀滅性者不得爲孝子義以裁情也子產之爲亦聖人之所不棄與

伊侃曰以典禮繩人則人無怨尉止車過制而黜損之可也獲弗使獻是橫逆之施矣子駟之奴其亦宜

也尉止居下不遜以身殉匹夫之忿亦無足取

彭家屛曰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駟爲國正卿不能以正帥下而抑人之功奪人之田宜其及禍也然怨發子駟殃及二卿其禍烈矣小人之怒之不可犯也如是夫

荀罃逃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杜欲以偪鄭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於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杜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杜荀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林公孫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杜言有成去之

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杜］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亦似是而非之言［林］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杜］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杜］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杜］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此語是已又致怨焉何為但當益修成德使鄭自服不如致怨焉而還。［杜］致怨以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謝文游曰荀罃每不欲戰只是克不可命四字故今定主意單用罷之一法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杜］欲以致怨楚人亦還。［杜］鄭服故也

魏禧曰知武子之言似是而非也鄭以服我致楚師

吾在晉國猶將合諸侯以救之況現在鄭乎見楚而逃鄭服而伐之何以為盟主○逃楚固非但不當從勝負起見耳盍曰吾伐鄭鄭恃我背楚而與我盟今楚師在境而吾逃之鄭必受其災吾何以取信于天下我能則戰不能則釋鄭而與楚講可也

魏世儼曰楚伐晉在九年夏子囊方歷述晉君臣之德以為未可與爭十年冬晉會諸侯伐鄭子囊更起師畧無所忌豈一二年中晉政有缺而楚遽强於晉耶且兩國君臣皆未改荀罃亦見楚師即逃其故何

哉

焚載書

北宮之役。子孔當國。[杜]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杜]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杜]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杜]不獨不誅而已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亦似有理然能人當此最不可執意見惜體面以自取烈禍也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八字是經國大體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不獨焚之而已[杜]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衆而後定。

魏禧曰處變定亂之道不可豫執然熟玩焚書倉門及范宣子禦欒盈二事作用不同處皆是大有力量人知此思過半矣

魏世傚曰或以子孔爲載書子產曰衆怒難犯而力請焚之子產作丘賦則不恤國人之謗是何故也夫伯有之死子產出奔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是豈子產之得已哉政教未孚不得不舍經以從權也子孔當盜殺三卿之後而又誅大夫諸司門子之弗順者禍

丘立至矣不焚載書國其危乎若以是爲子產之過則必如商鞅之言令不便者盡誅之遷之而後可魏世儀曰商鞅盡行誅遷之法是威信大行以後子孔新執國政禍亂方除人心未服即欲爲鞅所爲又烏可哉

彭家屏曰子產焚書之事論者皆以爲盜殺三卿之後國亂方除人心未服不焚載書禍且立至處變定亂之道不得不爾似也然皆不得其要領者也夫令出惟行弗惟反載書是也雖下有間言其可焚乎如

其非也雖天子成命猶將收之何有于國卿之載書乎令觀所爲載書者乃子孔當國使羣工各守厥職以聽執政之命而不得干與朝政以是爲書雖欲不焚不可也夫國家之事當與國家之人共之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巳有之有國之大庶事之煩斷無廢羣策羣力騁一人之精神才智可以倏優幹當之理如其專之取亂之道也子産知其非是而借大夫諸

司門子之弗順請而焚之爲謀不已遠哉在昔呂文穆爲相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云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文穆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此真宰相之言當軸者不可不知也

瑕禽屈王叔

王叔陳生與伯輿（杜：二子王卿士）爭政。王右（杜：助也）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杜：欲奔晉）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何說（杜：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杜：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杜：爭曲直）焉。王叔之宰（杜：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杜：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杜：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孫應鰲曰：卿士爭政，天子已不能官人矣，又不能自決，而待諸侯之卿聽之）王叔之宰曰：篳（必）門閨竇之人（杜：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杜〕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情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杜〕旨至七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放失也謂寵人有罪而失刑舊註非官之師旅。不勝其富。〔杜〕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林〕在下而無求直之地則何謂正矣。〔杜〕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杜〕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杜〕使二人合要辭以相辨答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林〕理曲無以為答故

不能舉其要契之辭

王室。杜代王叔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

范宣子讓德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杜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杜荀偃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杜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杜代荀罃士匄佐之。杜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杜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杜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杜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杜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杜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杜〕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所謂君子之德風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杜〕稱已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杜】傳言晉之所以興

魏禧曰因宣子讓而及諸大夫以明大臣表率羣僚風厲如此此百官賢否所以專責相臣也子嘗謂晉劉實論大臣讓能眞千古官人善法而後世無實實舉行者惜哉○左氏因讓及爭敘暢論利弊咏嘆盡致感人不淺

魏世儼曰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

命焉如是三乃受策入拜遂已開曹丕司馬炎僞讓之風又靡所恥爲矣

彭家屛曰虞廷之上命禹作司空讓于臯陶稷契命垂共工讓于殳斨伯與命益作虞讓于朱虎熊羆休哉何風之古也晉悼之賢而大臣皆讓于善跡斯意也不幾幾乎虞廷之一端歟聖人云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悼公之復霸也不亦宜乎

子囊謚共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林]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杜]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窀厚也穸夜也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杜]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

以惡諡而毀滅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杜〕傳言子囊之善

魏禧曰楚王知過子囊達義並為可法

魏世儼曰漢貽十四辨上官桀之詐後世謂其明過成王楚共十歲即逆折二卿不錮巫臣恨無賢輔以致功業不彰為可惜也

楚人歸鄭良霄

鄭良霄大宰石㚟敕畧反猶在楚。杜人執之至今十一年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杜征謂巡守征行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杜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杜謂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杜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凌稺隆曰夫鄭遣良霄使楚則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爾故不如遣之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恨其君惜疾其大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勝于久執之乎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林欲使相牽引

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魏禧曰詞令之意亦好然語少晦未動人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吳爲楚喪而伐之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晉與楚爲仇敵而猶以伐喪退之可謂有禮識大體矣○凌稚隆曰愚按晉之通吳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攻擊而已非眞有爲吳之志也況該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復謀伐楚以故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益設辭以拒其謀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並行不害[杜]莒貳于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杜]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杜]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式占反[林]爾雅曰白蓋謂之苫蓋户臘反[杜]苫之別名[林]言汝祖無褞裘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

蒙荆棘、杜汝祖無土地可居所蒙冒者荆棘也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杜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杜詰朝明旦不與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杜明也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杜堯時方伯姜姓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明晉賜不厚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明戎報不薄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杜在僖三

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杜 在僖三十三年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實指一事加意發揮 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杜 角當其頭也 掎踣其足也 與晉踣之。蒲北反 杜 僵也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又虛括一句 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直歸罪于晉 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明戎之無罪 不與于會。亦無瞢。莫贈反 杜 悶也 焉。賦青蠅。杜 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而退。隱料其情 宣子辭。杜 辭謝 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子爲季武子介以會。連帶敘法左氏每有此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杜】齊子叔老字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劉敞曰諸侯解體既非戎之過而去年蒐于緜上傳云晉國大和諸侯遂睦此何忽不如昔皆不實也意有人譖戎子者故宣子假辭以數之及其言順則又辭謝之耳青蠅一賦早被戎子料破矣

季札辭國

吳子諸樊〔杜〕吳子乘之長子既除喪將立季札〔杜〕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杜〕公子負芻將立子臧〔林〕事在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此讓是〔杜〕諸樊適子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杜〕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傳遜曰春秋中讓國者三吳季札曹子臧衛子南子南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足以靖國益其性自有不樂于爲君非有爲也然德非至德而于王季武王之事亦不遠矣

胡安國曰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彼王僚無季歷之賢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

魏禧曰季札非吳子適嗣讓國未爲不當安得以後禍歸獄耶

魏世傚曰季札不當讓而讓以釀成僚光之禍夫札父兄所欲立者也子臧列國諸侯所欲立者也諸侯之命豈若父兄之命哉故子臧之讓義也札乃曰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則非矣

魏世儼曰子臧固讓弑嫡之賊尤爲非是若札當三兄鼎峙豈可自賢而儼然踐位故札固讓于諸樊之時是矣餘祭夷昧遞傳及札札復固辭以啟僚光之爭則非然則嗣位而立光爲太子其可乎

彭家屏曰傳國以子傳子以嫡此正道也兄死弟及始于商之大庚後儒非之以爲是啟亂源非正道也吳謁不傳子而傳弟誤矣餘祭再誤夷昧三誤而季子復受之是以誤終也季子之讓國可謂能賢矣顧論者乃以闔廬之弑僚夫差之喪國追咎季子謂其

讓實為厲階是特以後事之成敗論之耳抑知君子處事惟義是從烏能逆料後事之成敗而為之遷就哉若逆計後事而遷就處之亦非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矣豈聖賢之所取乎即以闔廬夫差之事論之闔廬為吳謫嫡子於分當立而不得立故卒有弒奪之事此即兄終弟及足以名禍之明驗也假使季子得國安知其禍不移于季子乎若夫差失國事在再傳之後再傳之後安保能賢雖使季子得國亦必不能保其子也謂季子而能保其子則賢于堯舜矣

詎通方之論乎觀聖人題季子之墓而許之爲君子
論延陵者當以聖人之言爲折衷也

晉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杜在十一年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杜諸侯之師不肯渡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林子蟜公孫蠆懿子北宮括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彭士望曰鄭初服晉故獨自效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杜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杜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棫林。[杜]秦地不獲成焉。[杜]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杜]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杜]言進退從已○禧按令是但出語太倨故侈汰者不服○彭士望曰偃一語不讓黶即違之范宣子讓黶即從之待凌汰人尤須謙洽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杜]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林]黶將下軍故下軍從之歸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杜]中行伯荀偃莊子魏絳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林]言荀偃命馬首是聽是使人各從其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杜]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此論亦未是然則中軍之令不能行於偏軍之佐矣從帥。所以待夫子也。[杜]以從命為待也○伊侃曰唐以郭李元勲難相統一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師卒敗晉雖六卿分將令出中軍欒黶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

辭其間乃對左史之言亦阿於黶何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

秦禽。杜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士望曰偃能悔過亦鑑于卿以全師為上策○

禧按此亦未是此與荀林父邲事同。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杜遷延却退欒鍼曰。

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

戎路。杜鍼黶之弟也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杜士匄子馳秦

師死焉。可謂剽士然觀士鞅可反則鍼雖馳秦師而可以不死也過矣士鞅反。欒黶謂

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

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望曰此舉賴鍼稍有生色鍼為兄補過而黶

乃以逐鞅鍼死不貶矣士鞅奔秦。穆文熙曰棫林之役衆皆遷延荀偃令唯余馬首是瞻進之良

是厭嫉偃之功遂欲東歸又憤鍼之死并逐鞅皆侈汰不情取亡之兆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杜]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林]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杜]亦惰書于伐秦攝也[杜]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而次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厭再罪而無譏晉于是失刑矣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厭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杜]厭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杜]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林]言晉人之思欒書如周人之思召公周人猶愛召公之樹何況晉人而不愛欒書之子欒厭死盈之

善未能及人。妙論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杜襄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衛人出君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杜]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杜]朝服待命於朝日旰[杜]旰晏也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杜]既不釋田獵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杜]文子邑孫蒯[杜]文子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杜]公欲以諭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林]師曹既歌恐孫蒯不解故遂誦言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

而入見蘧伯玉。[杜]蘧瑗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杜]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杜]懼難作欲速出境○君昏已能匡其失可也不可則當奉身而退不退則當救君之難伯玉從近關出吾所未取論詳難問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杜]獻公弟奔齊。公如鄄。[杜]衛地使子行[杜]羣公子於孫子。[杜]使往請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杜]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杜]佗與差為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

子魚【杜】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杜】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子魚可以追君而不可以射師，當時人懷私恩而不知大義，多如此。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杜】佗始與公差俱退，悔而復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佗臂。子鮮【杜】公之母弟。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杜】告宗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無神何告二語，足破千古世俗違道以媚鬼神者之惑。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林】巾帨手者，櫛理髮者。言我事定公為夫人，而暴虐使我如婢妾。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杜】時姜在國，故不使。

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杜】厚成叔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杜】為人君而不弔恤為臣之難為人臣而不敏達為君之難君既不赦宥其臣之過失臣亦不帥循其臣之職分君臣如此增其淫慝發洩而為逐君之事其將如之何哉衛人使大叔儀【杜】衛大夫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杜】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杜】即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為國不可無人

如此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杜]言其貪

○可笑至此之辭曰：余不說初矣。[杜]言初從君非說之也不得已耳　余狐裘而羔袖。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杜]穀衛大夫以其從君故欲殺

[林]以為狐裘至美也以羔為袖則有少惡喻已一身盡美雖從君以出其惡不多　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杜]穆公孫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杜]盟會之命於諸侯。

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林]弔失國曰唁　衛侯與之言虐。[林]與武仲言皆暴虐之事　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彭士望曰言其所言皆惡也林註非　子展、子鮮聞。

之。見。臧。紇。忠臣深心快識如此與之言。道。杜順道理臧紇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林前牽為輓後送為推欲無入得乎。杜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曠杜晉樂太師子野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閑口便說妙用或者字又用實字措語最妙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君先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民報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林困若其民之君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杜]卿佐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彭士望曰再將君權責任覆說一過何等鄭重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杜]支子之官 大夫有貳宗。[杜]宗子之副貳者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林]執技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曰皁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馬曰圉 以相輔佐也。士望曰可見友輔無一人少得無一日離得 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杜]謂太史君舉則書 瞽爲詩。[杜]盲者爲詩以風刺 工誦箴諫。[杜]樂人誦箴諫之辭 大夫規誨。[杜]規正諫誨其君 士傳言。[杜]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 庶人謗。[杜]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 商旅于市。[杜]旅陳也陳其貨物

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杜）獻其技藝以諭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狥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無人非諫無地非諫所以有成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士望曰師曠亦甚責衛無諫臣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作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士望曰說得天心露使古今民上人凜凜危慄

穆文熙曰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至愚然猶賴子展子鮮以返則賢人所係豈小哉何以子家羈而終不能返貽公乎二君之優劣可知矣

魏世儼曰居喪不和衛獻與魯昭無異而暴使嫡母

蔑視師保寄郟而以鄭糧歸則又甚焉然魯昭終卒乾侯而衛獻復國自是子展子鮮左右之力甯殖將死而悔甯喜守父命而不違亦適逢其會耳晉文出亡人謂其從者皆足相國見子鮮者亦然豈子家羈雖賢無復國之謀獻故世不見推而君不可復與

吳人要擊楚師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杜在前年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能而示之不能北也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杜吳險阨之道要而擊之。一擊其惰歸是也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魏世儼曰弗儆弗設備不虞不戒恃城恃衆恃力恃援皆未有不敗者也

楚子囊卒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林〕司馬公子午也 必城郢。穆大熙曰子囊遺言城郢而伍員覔入郢矣大臣謀國區區設險亦策之下者○魏世儼曰員之入郢數世後事也遂謂城郢爲非然則王公設險守國其亦非耶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杜〕前年諡君爲共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杜〕叔敖從子 爲大司馬。公子櫜 訖 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杜〕莊王子子南 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

君。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八字精簡包舉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彭士望曰卷耳作后妃思得賢臣以佐君子此解恰好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傅遜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為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戮所以彊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彊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向戌尤室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杜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杜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此語可鑑凡士大夫宦歸資裝厚者其優劣可知矣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杜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彭士望曰賢者過目輒思益人責善肫摯無一毫間隔千世後誦之猶有餘感○又曰對亦真實然宜引咎不當委兄

魏世儼曰為卿美室似無大過向戌聘而見尤足徵

古朋友切劘之嚴賢者益宜自刻矣

師慧激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杜]在十年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林]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納賂于宋以請餘盜以馬四十乘與師筏、師慧。[杜]樂師也。筏、慧其名。三月。公孫黑[杜]子皙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林]以司臣為賢故放之○謝文洊曰賊中亦有分別子罕惜才如此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杜]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杜]小便焉。其相[杜]相師者曰朝也。慧曰無人。焉。鍾惺曰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為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惜哉觀慧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憤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

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彭士望曰大道理等閑發出堂堂宋國却被一樂工借小便數落痛快無比與范雎無王不同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士望曰鄭工不瞽【杜】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士望曰宋臣不聾固請而歸之【杜】言子罕能改過十二月鄭人奪堵者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士望曰斬草除萌此必子產之為【杜】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魏世儼曰正言之未若激怒之此師慧所以因私而發堂堂之論也已開鄭忌諷齊王一派文字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彭士望曰無故重一獻於卿相必有求也弗受省多少事子罕頗警於師慧○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名言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士望曰真大臣持已語妙出得平和無形跡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真情名言納此以請死。[杜]請免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士望曰尤難在此體恤周詳務求得所真宰相器[杜]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杜]賣玉得富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處之盡善

鍾惺曰末語尤是有心作用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一個不要錢便了得

魏世儼曰衣人本欲其煖食人本欲其飽彼猶饑猶寒吾猶未衣食之也子罕爲獻玉者周詳謀畫亦不過全其辭玉之心而已

彭家屏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入而不自得固知不貪爲寶之言真至論也

子罕分謗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杜]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杜]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實興我役。邑中之黔。[杜]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杜]扑杖也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此等亦要推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詳雜問[杜]扶決罰也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杜]謂門戶閉塞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林]傳善子罕分謗○凌稚隆曰子罕恐以得罪而爲君相所忌且惡獨有美名故分其謗

伊侃曰余嘗見長令以清節自喜同官皆惡其相形清畏人知最是善身善世之道

彭家屛曰春秋凡國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況可役不以時乎平公築臺妨于農收此國無大臣之效也然子罕聞築者謳已而扶之以分謗其爲慮深矣視後之掠美市恩者爲何如哉

晏桓子卒

齊晏桓子卒。【杜】嬰之父也。晏嬰麤縗斬，【杜】不緝。苴【杜】麻之有子者取其麤。絰、帶、杖，【杜】竹杖。菅屨，【杜】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杜】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哭以出之【杜】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遜辭暑答家老○稽按即答以是禮也亦可

平陰之戰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杜】獻子所弑者○書偃同弑而獨偃受其殃何耶豈書公而偃私耶 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杜】夢并見之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杜】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林】主大夫之稱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決意伐齊 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杜】雙玉曰瑴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杜】環齊靈公名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杜】民也 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杜】彪晉平

其官臣偃。杜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實先
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魯臣猶求臣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杜偃信巫言故以此

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林沈玉於河以質信於神而後濟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杜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

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杜謂防門

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杜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

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穆文熙曰魯莒自

其鄉入此獻于讒言以惑齊人未必為實惟晏子能知之惜齊之不用耳既許之矣若入君
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正中其謀公恐晏嬰聞之曰
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杜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
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
陳之杜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杜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晉人慣用此法而從之杜輿眾也眾曳柴從車後而揚塵
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杜不張旗幟歸穆文熙曰兵法所謂疑兵益故示有餘也然亦因其可疑而疑之耳使敵人偵候其情因而薄之則兵勢既分反以致敗丙寅晦齊
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杜鳥烏得空營

故樂邢伯〔杜〕晉大夫邢侯告中行伯〔杜〕獻子曰有班馬之聲〔林〕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林〕齊之勇士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軍不和必敗用師之際何擇于刑人若夙沙衛殿則綽最未必獲而晉豈能如入無人之境乎○圍防之役齊獲魯臧堅使衛唁之堅曰君賜不終使其刑臣以禮於士遂以杙抉其傷而死此衛殿齊師而綽敢以為國辱亦足見奄人不可與政身事如此夫以刑臣禮士且不可況以凌轢士大夫乎足令後世媚奄公卿讀之愧哉倉卒師遁追兵奄至居殿且不可況陳兵鞫旅軍威嚴赫而可以為監軍總督乎足令後世寵奄人主讀之汗下衛殺馬於隘以塞

道[杜]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彭上棨曰卷性險狠尤善報怨每懼國家大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豆[杜]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林]生為三軍俘獲不止將取其衷[杜]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杜]言必不殺必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杜]反縛之其右[杜]州綽之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林]皆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先合兵以攻齊師既適乃分兵四掠又於此敘出上中下軍之將又是一格十二月戊戌及秦周[杜]魯大夫伐雍門[杜]齊城門之

萩。秋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杜殺犬示閒暇 孟莊子斬其橁。杒倫反 杜木名 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乃多反 士弱。杜二子晉大夫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林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文十八年殺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林州綽之左驂迫還于齊東門之中 杜枚馬撾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 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光 與郭榮杜齊大夫 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杜言欲畧行其地無久攻意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

鞅。懸狩之才○莊公抽劍斷鞅數語皆是大有智畧膂力人及其爲君昏淫如此眞不可解乃止。【林】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聚馬之鞅齊侯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張洽曰四年之中六伐鄒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杜】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杜】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杜】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杜】如鞌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

夢吳于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杜]癉疽惡瘡[林]疽屬在頭曰瘍荀偃既患惡疽又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林]因病痛而目睛努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杜]士匄中軍佐故問後鄭甥荀吳也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杜]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杜]大夫稱主[林]言不合其心目猶開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杜]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杜]續也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杜]自愧以私待人

魏禧曰兵家陰謀唯恐人知又多外示弱以誘敵此獨洩其謀張其兵以示之何哉蓋晉不欲戰知靈公輕而無勇故爲此以懼其逃耳詳平陰論

伊侃曰苻堅淝水曹操赤壁漢昭烈白帝城皆以數十萬人而敗何者不分兵以爲聲援不出奇以攻其無備也

左傳經世鈔卷十二 終